

王越教育论文集

王 越 ● 著
暨南大学出版社



暨

南

学

人

丛

书

· 暨南学人丛书 ·

王越教育论文集

王越 著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· 暨南学人丛书 ·

王越教育论文集

王越 著

*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·石牌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暨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6.5 万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 册

ISBN7-81029-298-6

G·32 定价：9.80 元

· 暨南学人丛书 ·

总前言

“湖南暨声教”——语出《尚书》。

以传扬华夏“声教”为己任的暨南大学，是我中华第一间国立华侨大学。自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校始，经历沧桑已近一个世纪，泽育之暨南学人学子数以万计，有如千川百汇，流布海内外，传承华夏之文化灵慧，续我炎黄之魂魄命脉。暨南学人骄子，不负祖先厚望，不负母校育爱，在彼司职之岗位，勤奋耕耘，多有卓著奉献。有跻身于世界名人名流之行列者；有潜心于学术科技，摘得丹峰桂冠者；亦有投身于各行各业宏达，绘展祖先希冀之蓝图者。为人类之文明进步、华夏之昌盛振兴，献出了殷殷赤子之情。为母校暨南大学赢得了美好的社会声誉。母校为此而感到光荣、骄傲。

值此母校出版社创立三周年之际，我们推出“暨南学人丛书”系列图书，旨在汇结暨南学人之有

价值、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成果，弘彰暨南校友的卓著声名、成功业绩，以增添祖国和母校的文明库藏和学术文化积累，沟通和系结海内外学人学子之心灵和情怀，铺设“龙的传人”的汇接桥梁。

《暨南学人丛书》乃为暨南大学历届学人自己的一套永续不断的书列。举凡功成名就、贡献突出者列入本丛书传记系列出版；在学术上有高水准建树，并有重大价值和影响的论著，则列入本丛书学术专著出版。

《暨南学人丛书》之出版计划，深得我校师生、校友及校董事会董事们的热情关注和真诚支持。或献智献策，或惠寄书稿，或解囊资助，令我们感到无限欣慰与鼓舞。谨愿五洲四海之暨南学子，以心系故园推动科技文化进步之情怀，支持《暨南学人丛书》的出版工作，俾使我们不负历史与时代之重托，不负历届学人之厚望。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三月

自序

建国以来，我从事教育实践，达数十年；日常联系实际，思考一些问题，对教育的本质，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此外，对中国教育史上有待解决的问题，曾加以研讨。关于著名历史人物如孔丘、墨翟、韩愈、程颐、朱熹、颜元、朱之瑜等亦有所评介。例如南宋朱熹，号称旷代宗师，对后代士林，影响殊钜。但此人言行相违，不免欺世盗名。予以剖析，足征此类道学家之作伪，未可轻信。兹选出论文共十二篇，汇成一集，以便读者指正。

目 录

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不始自孔子.....	(1)
孔子学无常师	(18)
墨家教育思想	(25)
走出孔门独树一帜的墨翟	(33)
评韩愈的《师说》	(47)
对北宋道(理)学家程颐的剖析	(64)
程朱距墨而颜元宥墨	(87)
南宋反道学的斗争	(99)
蜚声海外的明末教育家朱之瑜.....	(165)
关于教育是生产力的探讨.....	(200)

· 附 录 ·

“有生于无”的新解	(207)
千秋疑案.....	(216)
作者简介.....	(224)

论先秦私人讲学之风，不始自孔子

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辈出，百家争鸣；司马谈把他们归纳为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六家，（史记太史公自序）这六家的主张，都各有徒党为之传播，对于当代和后世的学术思想，各有一定的影响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，儒家定于一尊，孔子特别受到重视，于是有一些著作，提到讲学之风游说之风，都说是始自孔子。由于儒家的典籍保存得较多，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方面，贡献很大，有些地方，后人对孔子不免“溢美”，这是很可理解的。但是私人讲学之风，是否为孔子所开创，这是一个仍然值得探讨的问题。（游说之风的起源暂不论及。）在春秋时代，开始私人讲学就意味着首先打破少数贵族垄断文化学术的局面，使较多的人能够接触文化遗产，而开辟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道路，或则借此创立学派；在当时来说，这是带有进步性的一桩事情。

假如肯定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，这里就有两个问题，不易解决。第一，从可靠的史料看来，孔子以前以及孔子同时，已经有私人讲学，要否认这些史料，并忽视这些史料所能说明的问题，这恐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。第二，先秦的私人讲学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，适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出现的。孔子生在春秋末年，在孔子以前，有没有这种要求？如果有的

话，是否一定要等到孔子出来，才能开始私人讲学？在孔子以前，或孔子同时，是否就没有人能够聚徒讲学？现在就这两个问题来加以分析。

一 孔子以前以及与孔子同时的私人讲学

在孔子之前，开私人讲学之风，与孔子同时而从事私人讲学的，从史料上探索，有两个较为显著的人物；此外还有一人，亦迭见于典籍，可资引证。

1. 邓析：邓析与子产同时。据左传及史记，鲁襄公十九年（公元前 552 年）郑人立子产为卿。孔子尚未出世。子产在郑国执政，开始于鲁襄公三十年（公元前 543 年）至其死为止。他死于何时，有两种说法，据左传，他死于鲁昭公二十年（公元前 522 年）；据史记郑世家，子产死于郑声公五年，即鲁定公十四年（公元前 496 年）子产开始执国政时，孔子才九岁。史记郑世家又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孔子尝过郑，与子产如兄弟云，……兄事子产。”子产的年龄大于孔子约数十岁。邓析与子产同时，又是子产的政敌，其年龄亦应长于孔子。

邓析为“名家”的开山祖师，和后来的惠施公孙龙等形成一个著名的学派。关于邓析的学说和事迹以及人家对他的批评，流传下来的不很多，汉书艺文志名家者流有邓析二篇，今传的邓析子，系伪托。现在就可靠的史实引述如下：

“山渊平，天地比，齐秦衰，入乎耳，出乎口，钩有须，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，而惠施邓析能之。”（荀子不苟篇）。

“不法先王，不是礼义，而好治怪说，玩琦辞，甚

察而不惠，辯而无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为治纪纲。然而其持之有故，其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，是惠施邓析也。”（荀子非十二子篇）。

“不恤是非，然不然之情，以相荐樽，以相耻忤，君子不若惠施邓析也。”（荀子儒效篇）。

“郑国多相愚以书者，子产今无愚书，邓析致之，子产今无致，邓析倚之，今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。……滴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有溺者，人得其死者，富人请赎之；其人求金甚多，以告邓析，邓析曰：‘安之，人必莫之卖矣。’得死者惠之，以告邓析，邓析又答之曰：‘安之，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……’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，与民之有狱者约，大狱一衣，小狱襦裤，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，不可胜数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，所欲胜因胜，所欲罪因罪，郑国大乱。民口灌译。子产患之，于是杀邓析而戮之。”（吕氏春秋离谓篇）“子产诛邓析吏付。”（荀子宥坐篇）但左传定公九年却载：

“郑驷歃杀邓析而用其竹刑”。

“邓析巧辩而乱法。”（淮南子说言训）

“子产诛邓析。”（说苑指武篇）

“卫有五丈夫，俱负缶而入井，灌韭，终日一区，邓析过，下车而教之曰：‘为机重其后轻其前，命曰棹，终日灌韭，百区不倦。’五丈夫曰：‘吾师言曰：‘有机知之巧，必有机知之败。’我非不知也，不欲为也。子其往矣，我之心溉之，不知改已。’”

邓析去，行数十里，颜色不悦，自病。弟子曰：‘是何人也，而恨我君，请为君杀之’。邓析曰：‘释之，

是所谓真人者也，可令守国。’”(说苑反质篇)邓析多智，这个故事切合他的性格。庄子外篇天地篇，有类似的故事，但所说的是子贡教抱瓮丈人为梓，结果为丈人所驳斥。庄子外篇和杂篇，乃后人所并凑而成。我们不能断定说苑这一段话是模仿天地篇而杜撰出来的。

上引荀子不苟篇，惠施之名列于邓析之上，这并不能从此得到“惠施先于邓析”的一个结论。惠施与庄子同时，其年代后于邓析。古人行文，人名的先后，往往不依年代的先后而排列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：“及如荀卿，孟子，公孙固，韩非之徒，各往往据摭春秋之文以著书，不可胜记。”即其一证。韩诗外传引荀子不苟篇。“而邓析惠施能之。”

从上面所引的资料，若仅举任何一条，把它孤立起来加以研究，我们不能断言邓析讲过学，但是把这些资料综合起来看，并从时代的要求（本文第二节有所说明）以及邓析创立学派的事实来看，我们就可以看出下列几点：1. 邓析是当时的一个大师，在学术方面有一套理论，在政治方面，有其独立的主张。他善于辩说，用悬书致书及倚书的方法，积极传播他的主张；又私自制订了刑书，书之于竹。2. 他对于当时统治者的幌子——先王，对于传统的礼义采取否定的态度。3. 他为大众所倾倒，有徒党为他悬书、致书、倚书，许多人跟他“学讼”，对他纳一定的“学费”，他有从游的弟子。4. 他反对郑国的当权派，结果为子产或驪歃所杀害，子产为政尚“猛”，对于不能调和的政敌，采取严厉的手段，是很有可能。5. 邓析虽遭到杀害，他的相对主义的思想学说，毕竟流传下来，惠施就是发扬光大这派学说的人物。从庄子天下篇，我们可以了解惠施立说之要点。邓析和惠施大约相隔了 100 多年，其间经过何人传授，因材料缺

乏，已难于查考。其他学派亦有类似情况，不独“名家”为然。

邓析有些地方，很象希腊时代的“智者”，“智者”持相对主义，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相对的。“智者”招收学生，征收学费，教他们学习雄辩术、自然科学以及文法等功课，培养青年的政治活动能力。“智者”怀疑传统的宗教，这一派的领袖普洛太谷有一本题名“论神”的著作，怀疑神的存在，因此，他受到迫害而逃亡，这部著作亦遭焚毁。（参考麦丁斯基：世界教育史，中译本第18——19页）

2. 少正卯：少正卯是怎样的人呢？他和孔子同时，是孔子的政敌，在学术思想方面，彼此也是对立的，孔子在鲁国执政时，就把他杀害了。这桩事情，后来有些人否认它，在学术上较有地位的，如宋之朱熹^①，清之崔述^②，就认为此事不可靠。朱熹断言此事不见于论语左传等书，子思孟子亦未提及，惟荀况言之，故不可靠。崔述也认为“三桓之横，臧文仲之不仁，不知，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；贱至于阳虎不狃，细至于微生高，犹不遗焉，而未尝一言及于卯，使卯果尝乱政，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？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？非但不载其事而已，亦并未有其名。”我的看法是：今之“论语”经过汉人张禹等的删减，已非原本，据汉书艺文志，论语古二十一篇，齐二十二篇，多“问王”“知道。”又据隋书经籍志，张禹曾除去齐论中，“问王”“知道”二篇。少正卯的事不见于今本论语，不是很奇怪的事。再则，孔子适周见老聃等事，亦不见于春秋传，我们岂可一笔抹杀？崔述所持的另一个理由是：圣人不贵杀，所以孔子不会杀少正卯，甚至怀疑没有少正卯这个人。其实孔子为鲁司寇时，

① 朱熹：舜典象刑说。

② 崔述：洙泗考信录。

曾帅师堕三都，实行杀伐，引起一场剧烈的战争，左传公羊传详言之，公羊传云：“孔子行乎季孙，三月不违，曰，‘家不藏甲，邑无百雉之城’于是帅师堕郕，帅师堕费”。崔述并不否认这桩事情，何以一口断定，孔子不会杀少正卯。崔述又认为春秋之时，诛一大夫，不是容易的事，况且以大夫而诛大夫，更不可能。其实荀况仅仅说孔子诛少正卯，引孔门弟子的话，说少正卯是“闻人”，而没有说他是大夫。退一步从史记孔子世家之说，少正卯是大夫；那末，当孔子行乎季孙之时，可以帅师堕三都，为什么不能诛“乱政的”少正卯？

荀况博学而笃实，他所著有坐篇，对于孔子诛少正卯一事说得很具体：

“孔子为鲁摄相，朝七日而诛少正卯。门人进而问曰：‘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，夫子为政而始诛之者，得无失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居吾语汝其故。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不与焉。一曰，心达而险；二曰，行辟而坚；三曰，言伪而辩；四曰，记丑而博；五曰，顺非而泽。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，而少正卯兼有之，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，言谈足以饰邪营众，强足以反是独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不诛也。’”孔子家语有类似的记载，但家语系伪托，故不引。说苑《指武》有大同小异的记载，大概是以荀子的宥坐篇为根据。

史记孔子世家也有这样的记载：

“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，……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。”

王充论衡定贤篇：“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：‘言非而博，顺非而泽；内非而外以才能饰之，众不能见，则以为贤。’”

再则陆贾新语辅政篇亦载“仲尼诛少正卯。”

少正卯究竟曾否聚徒讲学呢？荀子说他“聚徒成群”，再则

王充论衡讲瑞篇：“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，孔子之门，三盈三虚，惟颜渊不去，颜渊独知孔子圣也。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，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，又不能知少正卯。门人皆惑，子贡曰：‘夫少正卯，鲁之闻人也，子为政何以先之？’孔子曰：‘赐退，非尔所及，’夫才能知倭若子贡，尚不能知圣，世儒见圣，自谓能知之，妄也，又刘勰（一说是刘画）新论心隐篇：“少正卯与孔子同时，孔子门人三盈三虚，唯颜渊不去，独知圣人之德也。”这个“三盈三虚”的故事，可能夸大失实，未必可靠，但结合荀子所提供的材料来看，少正卯曾聚徒讲学，应无疑义，可惜他受到孔子的杀害，连学说主张，也失而不传了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人也值得提一提，这就是壶丘子林。壶丘子林又称壶丘子或壶子，他是子产的老师，曾授徒讲学，根据不完全的史料，他是“道家”一流，思想超旷，能齐死生。庄子，吕氏春秋，淮南子以及伪托的列子，都有关于壶丘子林的记载。

“郑有神巫曰季咸，知人之死生存亡，祸福寿夭，期以岁月，旬日若神，郑人见之皆弃而走，列子见之而心醉，归以告壶子曰：‘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’（庄子内篇应帝王篇）壶子多方晓示季咸和列子，结果季咸自失而走。列子呢？

“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。为其妻爨，食豕如食人，于事无与亲，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……”（同上所揭书）。

庄子寓言十九，所载未尽可靠，但吕氏春秋搜集了不少史实，是可供研讨的。下面一段即与壶丘子林有关。

“子产相郑，往见壶丘子林，与其弟子坐，必以年，是倚其相于门也。”（吕氏春秋下贤篇）高诱注曰：“年齿也，子产壶丘子弟子，坐以齿，长少相亚，不以尊位

而上之，倚置其相之宅于壺丘之门外，不以加以坐也。”

再则淮南子亦载，“郑之神巫相壺丘子，亦见其征，告列子。列子行注报壺子，壺子持以天壤，名实不久，机发于踵，壺子之视死生亦齐矣。”（淮南子精神训）。

这一段可能是以庄子应帝王篇为蓝本的传说。

以上所举三人或先于孔子开私人讲学之风，或与孔子同时，聚徒讲学。此外，尚有常枞、詹何、王骀等，或年代尚成问题，或史料不尽可靠，仅附注于本文篇末（①、②、③）以供参考。壺丘子林、邓析、孔子及少正卯等或先或后，从事私人讲学，这是由于春秋时代，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及学术文教起了很大的变革，壺丘子林、邓析等人或前于壺邓等的一些人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开私人讲学之风的。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，加以分析。

① 说苑敬慎篇：“常枞有疾，老于往问焉曰：‘先生疾甚矣，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’？……”这样的记载，恐不可靠，故未引。

② 詹何一说为楚庄王时代的人。淮南子道应训：“楚庄王问詹何曰：‘治国奈何？’对曰‘何明于治身而不明于治国。’楚王曰：‘寡人得立宗庙社稷，愿学所以守之。’詹何对曰：‘臣未常闻身治而国乱者也，未常闻身乱而国治也，故本在于身，不敢对以末。’楚王曰：‘善’。吕氏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。詹何曾否讲学呢？韩非子解老篇：“先物行，先理动，之谓前识，前识者无缘而忘意度也。何以论之，詹何坐，詹何弟子侍，牛鸣于门外。弟子曰：是黑牛也，而白在其题。”詹何曰：“然，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”使人视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……”韩非子批评詹何：“以詹子之术，要众人心，华焉殆矣。”王充论衡实知篇：“难曰‘何坐，弟子侍，有牛鸣于门外。弟子曰：‘是黑牛也而白蹄’詹曰：‘然，是黑牛也而白其蹄’使人视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……詹何之徒圣，孔子之党亦称圣……”。从这些资料看来，詹何年代前于孔子。但淮南子道应训又载中山公子牟问詹子云云。中山公子牟的时代，后于楚庄王，也可能后于孔子。

③ 庄子。德充符篇：“鲁有兀者王骀，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。常季问于仲尼曰：‘王骀兀者也，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。’……”这段话恐不可靠，故不引。

二 春秋时代的“士”以及“学在官府”的变革

(一) “士”阶层的演变

从比较可靠的典籍来探索，“士”的含义颇多，较广泛的意义是指一般的男子，如诗经《氓》“女也不爽，士式其行。”或指一般有才能的人，如诗大雅文王篇，“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，”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”，传说周文王“礼下贤者，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归之。”（史记周本纪）。士或指亡国后的贵族，如周书多士篇，“尔殷遗多士”，诗文王篇“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”。西周时期及春秋时代阶级意义较明确的士，则通指统治阶级的下层。^①兹路举数则如下：

“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，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皂，皂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，马有圉，牛有牧，以待百事。”（左传昭公七年）。

“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隶子弟，庶人工商，各有分亲，皆有等衰。”（左传桓公二年）。

“公食贡，大夫食邑，士食田，庶人食力，工商食官，皂隶食职，官宰食加。”（国语、晋语）。

“百人为卒，卒长皆上士，二十五人为两，两司马皆中士……”（周礼，夏官司马）。

“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，献诗。”（国语周

^① “卿士”则属于上层贵族，与士有别。

语) 韦昭说:“列士, 上士也”。

“农师一之。”(国语, 周语) 韦昭说:“农师, 上士也。”

“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, 自庶士以下, 皆衣其夫。”

(国语, 鲁语) 韦昭说:“列士, 元士也。”“庶士, 下士也。”

这样的士有几个特点: 第一他受土田之赐, 有奴隶或隶农替他耕种, 而无须象庶人一样, 自食其力。第二, 他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最下层, 较接近庶人及其他被统治者。第三, 在战时他披坚执锐, 形成下级军官的骨干(吏士)。第四, 士又是一般的和管理农事的低级官吏。

西周时代, 厉王以前, 社会秩序未经过剧烈的变化, 世卿世禄制度, 尚未遭到打击, 周礼天官、地官、春官、夏官、秋官等篇所记载的官制, 虽未尽可信, 但可能有些影子。周礼所言, 有旁的可靠典籍足资印证的, 亦无妨参考。“士”的性质和任务, 大概如上所述。自厉王时期开始, 西周社会发生较为激烈的变化, 士的地位也就跟着发生变化, 我们可以从下列两点来分析。

1. 关于西周社会性质问题, 主要的有封建制与奴隶制两说。这两种说法, 各能言之成理, 持之有故, 但有待于更多的地下史料, 并且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科学分析, 才能得到定论。我个人的初步看法是: 西周为奴隶社会, 但自厉王时代开始, 由于奴隶主与奴隶及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激化。由于铁器已用于农耕及其他方面, 提高了社会生产力, 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维持不住了, 因此逐渐走向封建社会。但当时的广大地区, 交通不便, 各个地方的社会生产力, 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, 有些地方, 社会经济变革发生较早, 有些地方则为时较迟。西周王